



# 神秘果

鲍昌

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

2 039 2709 1

百花中篇小说丛书

# 神秘果

鲍昌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## 神秘果

鲍昌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6 插页5 字数95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3,800

---

书号: 10151·709

定价: 0.68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你知道神秘果吗？一种红色的、海南特有的小果子。读了这本书，你就会知道华侨雷治邦为什么屡遭磨难后，仍真挚地眷恋着自己的祖国。

小说描写了爱国华侨雷治邦在国内外的坎坷经历。并较好地塑造了雷治邦、农场党委书记李德威，黎族女子艳妹以及华侨妇女洪雪兰、叶丽政等典型形象。故事曲折、动人。

插图：杜滋龄

## 1.故事开头： 东京的玫瑰花

一九八一年九月的一天，海南农垦局N农场的生产副场长兼总农艺师雷治邦，坐在东京的一家豪华饭店里。他是参加一个农业代表团来日本考察的。殷勤的东道主，为代表团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日程。今天晚上，大部分代表团员去看日本歌舞伎，雷治邦却应一个日本友人邀请，来到这个饭店里吃饭。日本友人是种茶专家，去年访问海南岛N农场时，与雷治邦结识。雷治邦有项技术创造，即茶树的蛇形压枝法。从这项技术里，日本友人深受教益，所以他宴请雷治邦，用来表达科技交流的情谊。

饭店的宴会厅很大。从橄榄黄的柚木厅门进去，会使人产生来到海上的感觉。因为地板上铺满了绿色的地毯，恰似那大海的碧涛。碧涛的中央涌起一个平台，台上坐着乐队，不断地演奏

《樱花贝壳之歌》、《隅田川》一类歌曲。大厅两侧的墙壁，镶着巨大的玻璃砖，以致使人觉得大厅扩大了两倍。穹庐形的天花板上，由蓝绿色灯光映出波动的水纹。大厅正面，有一个奇妙的霓虹灯，用变幻着色彩的光线，把大厅照得金璧辉煌。

日本友人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，因此他今天用“中华料理”来款待雷治邦。席面设在陈设优雅的单间里，由华语娴熟的少女来接待。地上铺的是京式地毯，屋顶悬的是彩绘宫灯；大理石铺面的花梨条几上，放着一盆绿意盎然的蝴蝶兰，还点燃一枝玉兰香。雷治邦觉得，这同北京“丰泽园”的韵味没什么两样，难怪那墙上还挂着一块东京华侨商会会长的匾额“宾至如归”了。

日本友人花了四万日元，要了米熏鸭子、水晶虾片、叉烧烤肉、油焖鲜菇、灯笼鸡、松鼠鱼球、生片火锅几个名菜，还要了一瓶特制茅台酒。菜肴如此丰盛，雷治邦后悔来践约了，心中很过意不去。然而，日本友人毫不在乎，他觉得自己从蛇形压枝法中得到的好处，是很难用一席丰盛的晚宴来报答的。

在国内，雷治邦饮酒是海量。今晚，他喝了足有三两茅台酒。体态轻盈、温文尔雅的侍女（她一定是华裔日本人，不然华语怎么那样流

利！) 不断给他布菜，他却沒有吃下多少。这顿饭，直吃了两个小时方告结束。

出于礼貌，也出于友谊，日本友人在宴后用自己的汽车把雷治邦送回下榻的旅馆。在光电效应的大玻璃门前，二人告别。雷治邦乘坐快速电梯，回到第十六层的居室。

刚进屋，穿着白色西装的漂亮女服务员来了。她鞠个躬，交给雷治邦一束玫瑰花，还有一盘录音带。雷治邦以莫名其妙的心情收下了。

当女服务员退出去以后，雷治邦把录音带放进组合柜的录音机里。于是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出现了：

“雷先生：请你原谅我的中文不好，不能给你写信，我只好利用录音机。你听听我是谁，我是丽玫，是日日夜夜想同你会面的丽玫。我从马来西亚来，到东京办事，刚好在《每日新闻》上看到你们代表团的新闻。我看到你的名字，起初是不信；又看到照片，我相信了。你比以前老了，我也老了。我们在东京碰在一起，那是上帝的安排。我多么想会你啊！可是我不敢。我心中实在不好受，因为我又想会你，又不敢会你。

《每日新闻》说你们今晚去看歌舞伎，我就悄悄来了，给你录音带，给你玫瑰花。我希望你还记得玫瑰花，还记得亚罗士打。雷先生，治邦，我

的……如果你想会我，我就住在新日本饭店，我……”

底下，有半分多钟没有声音，录音带在轻轻地转着。然而，正当雷治邦想用手指去按“Stop”的方键时，录音带又传出夹带着唏嘘的声音：“治邦，你来会我吧！我在新日本饭店，我等着你。”

雷治邦倚在沙发靠背上，完全下意识地，用手掌把闭上的眼睛捂住。他觉得历史象顽童，恶作剧地捉弄人。亚罗士打的玫瑰花，马六甲的海水，四十年的韶光，几千里的离异，一时之间，交集在他的心头了。

痛苦，你为什么在这异国的土地上开花啊？

他不知混乱地想了多久。直到他下了决心，打算拨电话叫一辆去新日本饭店的出租汽车时，镶在门楣上的跳字电子时计，告诉他已经是九点半了，他又颓然地坐下来。

他闭上眼，丽玫年轻时姣美的影像，象是在银幕上那样“淡入”了。他不由得责怪地说：“丽玫，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等我一会？你不知道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东京，飞机票都订好了吗？”



## 2. 第一个回溯： 再见，月亮下的港湾！

月亮升起来了，象银盘一样挂在海边的椰子树上。靛蓝色的夜空看去没有云彩，但月亮移动时，映出个彩色的光圈。海浪很轻柔，哗哗地，哗哗地，象柔软的大手在抚摸海岸。多美呀，月夜！以前雷治邦常常来欣赏它。那时，厚嘴唇的马来姑娘穿上蝉翼一般薄的纱丽，象星星一样对人微笑。树林里传出来歌声，叫人心醉神迷：“霹靂州的锡啊，比白银还亮。快把我娶走吧，当矿工的郎。”有多少大胆的姑娘，真的就跟矿工海走天涯了呢！

今晚的月亮却被污染了。停泊在码头上的轮船，喷吐出大团黑烟。岸边乱嘈嘈的，有无数人头攒动。喧哗的人语，压过了海浪的声音。雷治邦穿一身破旧的西装，和几百名华侨聚在一起，等待上船。他们刚从集中营里出来，他们被马来

亚的英国当局驱逐了。那些殖民地的英国警察，穿着黄色斜纹布的制服，围成一个圆圈。他们监视着人间的离别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。

会有人来送我吗？——雷治邦象是个流浪的孤儿，一个人坐在系缆桩上，他伸直脖颈，四下里张望着。他希望她们能看到报纸，或是能听到消息。要知道，他在马来亚没有别的亲人，只有她们。他希望她们能够前来送行。不然的话，就可能是生离死别啦！

轮船拉响了第一遍汽笛，她们——妈妈和丽玫终于赶来了。妈妈的身体很康健，不用人搀扶，象小跑似的扑过来。妈妈眼里噙着泪，一抓住雷治邦的胳膊，就哭起来。丽玫呢，她那黑黑的睫毛下，藏着一泓晶莹的泉水。她躲避雷治邦的注视，却又贪婪地注视着雷治邦。她好象有千言万语，但在妈妈面前不好开口。她显得忧郁。她今天夜里特别美。银色的月光洒在她苍白的面颊，雷治邦想起了怡保教堂里的圣母画像。

丽玫的到来，引起一些英国警察的注意。丽玫是今晚送行人群中最美的姑娘，也是穿着最华贵的姑娘。谙于世故的警察一眼便看穿了：丽玫必定是华侨资产阶级的大家闺秀。但她为什么来给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伙子送行呢？他们是一对爱人吗？——英国警察不怀好意地注视着，眯起狼

一样窥探的眼睛。

轮船拉响了第二遍汽笛，乘客们纷纷上船了。人群在骚动，丽玫再也矜持不住，向雷治邦开口说道：“治邦哥哥，只要禁令解除，你一定回来，一定要回到马来亚。我们等着你。”这也是妈妈的话。她们反复说了好幾次，深恐远行的人忘记了它。雷治邦心里发酸，他知道这是很难很难的事。不是马来亚让不让回来，而是他自己不想再回来了。他厌烦了。他厌烦了这个把自己驱逐走的“热带乐园”。今天——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日，他要奔向新天地了，那里一片光明。到码头来接运自己的，不正是新中国的轮船吗？看，火焰一样的五星红旗，正在船桅上高高地飘扬。

但，雷治邦不愿使妈妈和丽玫伤心，他含糊地点着头，答允着。他在这样想：好的，你们等待着，我们会见面的，但不会是马来亚，而是在祖国。雷治邦招招手，强扮出一丝微笑，要上船了。

“治邦哥哥！”丽玫扑上前去，把提来的一大袋衣物、食品，塞到雷治邦手中。“不，我不要，我不需要。”雷治邦表示拒绝。怎么能拒绝啊？姑娘用温热的手，把袋子挎在雷治邦手臂上。她还从怀里掏出一块绣着玫瑰花的手帕，手

帕里包着一枚赤金戒指，塞到雷治邦手里。她哭了，没有顾忌地哭了。雷治邦觉得，那眼泪象一股泉水，注入自己的心田，发咸，也发痛。

人群大乱，在人们纷纷登船时，送行者牵衣顿足，挤作一团。妈妈被截在后面了，丽玫却故意跌个跤子。当雷治邦弯腰去拉时，她把发烫的脸贴过来，闭上眼，仿佛在等待临别的一吻。于是，雷治邦乘着周围的人没有注意，迅速地吻了她的朱唇，跑开了。

再见，月亮下的港湾！再见，马来亚！轮船拉响第三遍汽笛，缓缓启碇了。雷治邦倚着栏杆，竭力向岸上张望。靛蓝色的海水，黑压压的人群。他怎么也找不到妈妈和丽玫了。不，他觉得许多只扬起来的手臂，都是妈妈和丽玫。他走了，远远地走了。心，却象圆圆的月亮，挂在椰子树的梢头上。

### 3. 最初的背景： 世界“锡都”

马来亚半岛西北部的怡保 (Ibon)，是马来亚霹雳 (Perak) 州的首府。这个小城市以锡矿驰名，被称为世界“锡都”。其次是橡胶。在怡保郊区，在霹雳河支流的近打 (Kinta) 河畔，橡胶树连成蓊郁的森林，胶乳比牛奶还白，比蜜还稠。十九世纪末，怡保市奇迹般地兴旺起来。当时，统治马来亚的英国人，在市区建造了一幢幢精致的楼房，修筑了一条中央是电线杆、两侧分为快慢道的漂亮的大街。汇丰银行、花旗银行、麦加利银行，高矗在街道的两侧，楼顶上飘着米字旗和星条旗。商店的橱窗里，陈列着从伦敦、纽约、新加坡运来的五光十色的货物。一些容光焕发的英国绅士淑女，撑着阳伞，牵着哈巴狗，在槟榔树下漫步。他们的神态是悠闲自得的，因为街道上有的是土著警察，来保护他们这

些远道来的主人。

但，就在离开闹市区不远，有几条肮脏狭窄的街道。这是怡保的“唐人街”。占怡保市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华人，象蚂蚁似的挤在这里。低矮的房屋，大都用木板、锌铁皮筑成。糊墙的旧报纸上，抹出一道道臭虫的黑血。由于马来亚每年将近二千毫米的降雨量，街道永远是泥泞的。那些在锡矿和橡胶园里做工的华人，以及他们的妻儿老小，只好打着赤脚在泥泞里跋涉着。他们很穷，穷到屋里缺少必要的几件家具。但他们却顽强地保持住从“唐山”（这是他们对祖国的称呼）带来的生活习俗。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读过“诗书”，马来亚的风光也与祖国迥异，可旧历年到了，他们总要在门楣上贴出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、“又是一年芳草绿，依然十里杏花红”之类的春联。他们还要在墙上贴满“招财进宝”一类的喜字儿。他们大都是广东人。女人戴的斗笠，男人穿的拷纱衣衫，还都保留着广东式样。不用说，他们还都说着故乡的话，只不过潮汕话、梅县话、台山话、海南话还有客家话，有些混杂了，形成一种特殊的马来亚的广东话。

在英国殖民者眼睛里，华人与马来人、印度人一样，都是怡保市的“贱民”。由于华人人多，特别受到英国人压制。尽管如此，华人在压制与

反压制的斗争中没有败下阵来。要知道，很有一些华人资本家、大商人跻入了怡保的上层社会，握住了不可轻视的经济权柄。这些高等华人，住在闹市区里，与英国人结为芳邻。他们的子女，一般要送到伦敦去接受教育，差不多都英国化了。你可以听到他们在马路上与英国人说一口标准的牛津式英语：“Pardon me, but aren't you Mr. Thomas?”（冒昧得很，请问你是托马斯先生吧！）“I know you are very busy, but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you, I won't keep you long.”（我知道你现在很忙，但我要跟你说几句话，我不会耽误你很久的。）

为了讨好本国同胞，怡保市的高等华人也曾积极维护过华人权益。他们在怡保市成立了许多华人同业公会，设置了“四会会馆”、“台山会馆”等一大批会馆。怡保市的七家电影院，竟有三家是专演上海片、香港片、粤语片的。市中心规模庞大的游乐场，专设有表演粤剧的舞台。广州的粤剧班子，偶而到这里来跑码头。若是演出《红娘》、《搜书院》一类剧目时，全城的华人如醉如痴。即使是冶游，华人也只去自己开设的妓院，那里有妙龄的“潮州妹”、“咸水妹”、“儋州妹”，她们用槟榔和香茶，用广东丝竹唱片来款待客人。三十年代中，她们也讲摩登，学

会用蓝青官话来演唱《毛毛雨》、《桃花江》或是《特别快车》。有趣的是，到妓院里买笑的工人，竟有人会哼几句《大路歌》和《开路先锋》。从殖民当局的警察到花园别墅里的高等华人，都很注意这歌声是从哪里传来的。他们调查了半天，也没调查出什么结果。他们不知道，买笑的工人中有海员，海员是无处不去的啊！



## 4. 历史：父亲和母亲

雷治邦的父亲叫雷文辉，祖籍是广东省梅县。可是，雷文辉记不清梅县是什么样子，他只记得有山，有树林，有弯角的大水牛，有趴在水牛背上洒水的孩子。雷文辉的家很穷，五岁时，爸爸把他卖给“水客”，带到马来亚。他作为“猪仔”，一直给东家干到十八岁，这才赎出自己的身子，当了个专门的橡胶工。他聪明，能干，身体又好。从霹雳到槟榔屿，从吉打到雪兰莪，走遍马来亚的五、六个州，专门到英国人、法国人的橡胶园里去做工。这些橡胶园工资高，活计重，他总是在赚了一笔钱后，把叻币往钱袋里一装，另找新的雇主去了。这样，他在二十三岁时就攒下一笔可观的钱。在马来亚，如同在祖国一样，风行的是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，少男少女一成年，便该早日完婚，了却接续香烟的终身大事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——这道儒家的